

第 五 辑

因明

हेतुविद्या HeLuvidyā

बोधिराम

张忠义 光 泉 主编



 甘肃民族出版社

第 五 辑



因明

हेतुविद्या Hetuvidyā

श्रीमद्

张忠义 光 泉 主编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因明,第五辑 / 张忠义, 光泉主编. —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421-2060-1

I. ①因… II. ①张… ②光… III. ①因明 (印度逻辑)—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B81-0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24377 号

书 名: 因明,第五辑

作 者: 张忠义 光 泉 主编

责任编辑: 张文海 陈英忠 (藏文)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高承翔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印 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张: 25

字 数: 700千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书 号: ISBN 978-7-5421-2060-1

定 价: 35.00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 730030 地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网址: <http://www.gansumz.com>

投稿邮箱: lxuxintian@yahoo.com.cn

发行部: 葛慧 联系电话: 0931-8773271(传真) E-mail: gsmzgehu3271@tom.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因明》杂志

考定正邪
研核真偽

傳印



各族学者
携手再铸
因明辉煌

刘增有



因明

हेतुविद्या HeTuvidya

बौद्ध

顾问:

巫白慧 黄心川 刘培育 张家龙 尉宗林
沈剑英 欧阳中石 喜卫·曲吉坚赞

主编:

张忠义 光 泉

副主编:

刚 晓 姚南强

编委:

祁顺来 郑 堆 郑伟宏 肖 平 顺 真
孙 晶 阿旺旦增 图·乌力吉 达 哇

特约编委:

更 登 李学竹





走进因明学 / 《中国社会科学报》(1)

在第七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 罗布江村(13)

因明绝学在抢救中 / 刘培育(14)

论“宗有法”之除与不除 / 姚南强(16)

论同、异品除有法

——兼答姚南强《论“宗有法”之除与不除》/ 郑伟宏(23)

简论佛教逻辑论式的性质 / 王克喜(32)

简论因明学 / 莫日根巴图(蒙文)(40)

论蒙古因明学命名问题 / 莫日根(蒙文)(44)

论藏传因明中的“知识”及其类别和功能 / 贡保扎西(48)

论藏传因明中的“量识”等认识论四范畴之内涵及相互关系 / 达哇(藏文)(54)

违反因三相的因过初探 / 淮芳(62)

也谈因三相 / 侯涛(68)

因明之“喻”与推类之“义” / 董志铎(73)

论因明论式中的“喻” / 夏吾太(藏文)(78)

对因明三支论式的一些认识 / 杨武金(89)

试论法称的异法式 / 石文甲(93)

堕负比较研究 / 李巧艺(98)

藏传因明中的语法功能探析

——以相属格助词、作格助词、连引虚词为例 / 才让东智(105)

初探佛学因明中补特伽罗、有情、趣的概念域 / 才项多杰(藏文)(109)

分析“破极微说”和“所缘缘”概念 / 陈向盈(117)

比度是否为量初探 / 彭毛卡先(藏文)(124)

探析量论中的境 / 更登(藏文)(132)

佛教与因明

——论因明学在唐初的历史发展 / 曾谦(146)

当代藏传量论研究六十年 / 顺真 罗藏加(153)

藏传佛教因明学名著翻译及学术价值初探 / 万果(170)

后弘期藏传因明讲习与传承 / 加羊尼玛(藏文)(174)

觉囊派因明学传承与研习现状

——以壤塘寺为调研对象 / 加央平措(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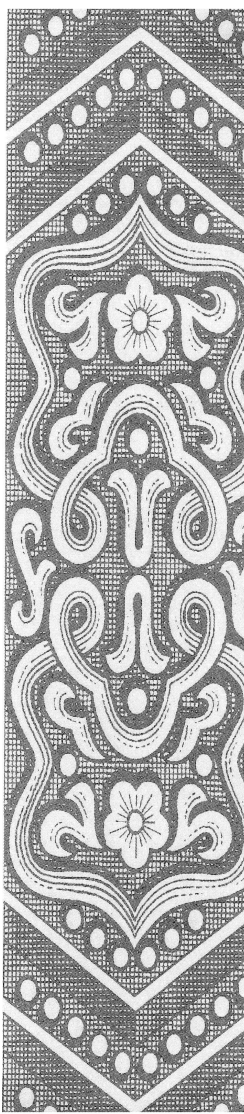
简述桑浦寺在藏传因明学发展中的贡献 / 拉先加(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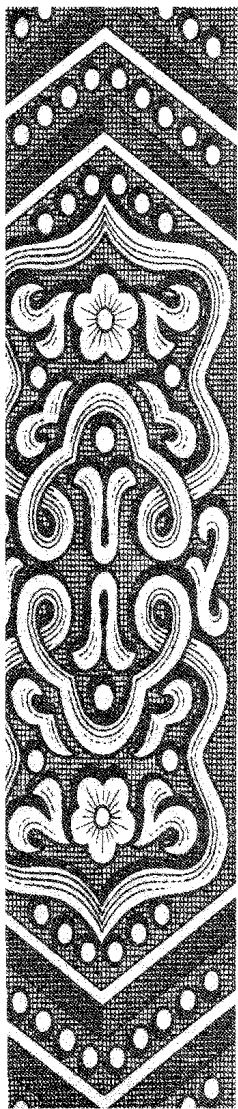
论噶举派对藏传因明学的研习及其特点 / 阿贵(192)

日本奈良时代的因明传承与著述 / 肖平(197)

玄奘西行背景探研 / 张显运(201)

陈那因三相研究在日本 / 程朝侠(206)





国内外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撮议

- 兼评郑伟宏先生的《汉传佛教因明研究》/ 汤铭钧(212)
- 中国因明学兴衰原因浅析 / 吴涛(218)
- 汉传因明研究与发展的趋势及展望 / 张晚翔 张栋豪(222)
- 陈那论师所立量 / 宗峰(225)
- 阿旺丹德因明学思想概说 / 图·乌力吉 秀仁(232)
- 阿旺丹德因明学研究 / 辉特·秀仁(蒙文)(237)
- 罗桑初辰因明学思想概况 / 贺·楠汀(蒙文)(246)
- 韩镜清先生的因明典籍翻译事业 / 刚晓(250)
- 略说《难增摄类学》对语言歧义利用 / 朱立(263)
- 初析恰巴·曲桑的《量论祛疑论》之理论特色及其学术影响 / 项智多杰(藏文)(267)
- 从陈那之《集量论》书首礼赞论述谛实不谬 / 更登三木旦(藏文)(277)
- 《十善福白史册》佛教因明研究 / 钢特木尔(蒙文)(288)
- 《量理宝藏论》的思想特点及其历史价值 / 余光会(293)
- 藏传量学名著《塞氏·摄类学》汉译之思考 / 夏吾李加(296)
- 《大乘掌珍论》中有为比量的解读 / 苏畅(300)
- 《因明入正理论》相违因浅释 / 王俊洪(311)
- 吕激《因明纲要》研究 / 梅良勇(318)

《因明义理研究与争鸣——以三大逻辑的比较研究为视野》

- 申报书 / 张忠义(321)
- 因明三支论式与司法三段论 / 黄志强 蒙科宇(325)
- 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章太炎因明与“名家”比较研究评析 / 曾昭式(329)
- 从第一次传入中国的西学和印度“五明”知识体系的比较看逻辑与因明 / 翟锦程 邱姪(334)
- 古代中国与印度和希腊的逻辑功能同异探究 / 吴新民(346)
- 略谈中观与因明学的关系 / 干木滚(藏文)(350)
- 浅谈因明学在藏传佛教佛学思想建设中的作用 / 李德成(361)
- 因明的社会功能 / 刷宗林(364)
- 佛教心明学在浮华时代中对人生所起的作用 / 班宇尔·慈智加措(368)

再谈佛教因明教学方法 / 冷智多杰(藏文)(377)

- 西南民族大学因明学教学及科研情况 / 万果 王青 卓玛(382)
- 西藏大学文学院因明研究所概况 / 拉巴次旦 尼玛(384)
- 吉美坚赞福利学校因明教学情况介绍 / 班宇尔·慈智加措(386)

走进因明学

藏传因明考察记

曾江 张春海

因明学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分为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两支,中国因而成为因明学的第二故乡。“因明”为梵文 Hetuvidyā 的意译,“因”为理由、原因,“明”为学问,因明学是关于如何获得正确知识的抽象思辨的学问,有学者称之为佛家逻辑。汉传因明高深莫测,藏传因明让人倍感神秘。本报独家报道小组为“获得关于因明的正确知识”,奔赴雪域高原,走入藏传因明发源地,试图揭开藏传因明的神秘面纱。

桑普寺 藏传因明发源地

桑普寺曾经是整个藏区的学术中心,鼎盛的时候有两万多名僧侣在这里学习。“可以说当时的桑普寺就是西藏的‘那烂陀’”。

“桑普寺?没听说过,拉萨有这个地方吗?”在拉萨河边的西郊汽车站,每个司机都这样回答记者,一脸茫然。终于,藏族司机丹增通过电话向他的一位教师朋友求助后,知道了大致的路线,而这几乎是记者问到的第二十个司机了。

从堆龙德庆县的柳梧乡出发,越过澄碧的拉萨河,汽车沿河谷南下,然后转入一条干涸的山沟,两边是濯濯童山,路上全是碎石块,汽车颠簸前行,扬起滚滚黄沙。

停车问了好几次路,驱车一个多小时后,方才望见远方的半山腰有一片红黄相间的墙体和金色的殿顶,我们终于到达藏在深山中的桑普寺。

“你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批来这里考察的记者。”桑普寺的青年僧侣根嘎才说。根嘎的老家就在柳梧乡,在萨迦派的主寺萨迦寺学习之后,他又回到了桑普寺。

发现我们对桑普寺和因明学有一些了解,根嘎很高兴,他拿上钥匙,带领我们参观寺院。桑普寺规模很小,由上下两进院落组成。上面一进院落为主殿,殿外是一个空旷的庭院,布局疏朗。在建筑造型上,桑普寺具有独特的风格。“桑普寺的大殿、佛像等很多地方都和别的寺院不太一样,有自己的特点。”根嘎不无自豪地说。

走进大殿,我们看到,横梁上方挂着一排人物唐卡。根嘎告诉我们,这些是古代高僧的画像,其中有不少是因明学领域的大师,既有陈那、法称等印度因明大师,也有多位藏传因明大师。

大殿右侧有一座小屋,供奉着桑普寺的护法神。根嘎介绍说,这是桑普寺现存最早的建筑。走进小屋,灯光昏暗,我们打开手电筒观看,墙壁上有一些壁画,黑底白描,间或点染红色,线条流畅,内容则为佛像、大威德金剛等。

根嘎带我们走进二楼正殿,靠墙一排严整的木制壁龛,供奉着十六尊人物塑像。这些人物全是与桑普寺有关的佛学大师,师承源流一目了然,这里堪称藏传因明的学术先贤祠。

看到我们很有兴趣,根嘎给我们逐一介绍,还用笔在纸上写下大师名字的汉译名。塑像十六人分为左中右三橱。中橱的正中为阿底峡大师,左右为他的两大弟子俄·勒贝喜饶和仲敦巴,其中俄·勒贝喜饶就是桑普寺的创建者。右橱有五格,分别为俄·罗丹喜饶、恰巴·却吉僧格、萨班等人。左橱有八格,为恰巴·却吉僧格的八大弟子,他们各有专精,使得桑普寺在当时名扬雪域。

我们注意到,桑普寺供奉着至少三尊阿底峡大师的塑像,而主殿二层的正中位置更是留给了阿底峡大师,标示出桑普寺与阿底峡大师的密切关系。“桑普寺是阿底峡大师亲自嘱托他的弟子修



建的，”根嘎说，“藏语里‘桑’指秘密，‘普’指这里位于拉萨河山坳。阿底峡大师亲自选定了这个地址，对他的弟子俄·勒贝喜饶说，修建以前，要严守这里的神圣秘密。1073年，俄·勒贝喜饶大师兴建了桑普寺。”

桑普寺曾经是整个藏区的学术中心，鼎盛的时候有两万多名僧侣在这里学习。西藏大学因明学专家阿旺丹增说，“可以说当时的桑普寺就是西藏的‘那烂陀’。”那烂陀是印度古代著名的佛教大学，当年玄奘西行求法，包括量论因明学都是在那烂陀学习的。

而现在的桑普寺只有五六个正式僧侣，已不再是学术中心，也没有培养佛学人才的能力。根嘎就是从萨迦寺学习归来的。而另一个青年僧侣丹增久美正要出发，前往另一个萨迦派的寺院那兰扎寺学习。

夏天的桑普寺，绿树葱郁，溪流潺潺，风光优美。寺后的山上有一片空地，是桑普寺的辩经场。根嘎说，每年桑普寺的夏季法会时，有一百多个僧侣从各地来到这里进行夏季辩经活动，交流心得，砥砺学术。

“现在的桑普寺并不属于某个教派。虽然现在我们这几个寺里的僧人是萨迦派，但是，桑普寺是各派都很看重的寺庙。在历史上，宗喀巴等大师都曾到桑普寺来学习。现在寺庙虽然不像从前了，但很多僧侣也要来这里敬拜。”根嘎说。

萨迦寺 海拔最高的学术重镇

萨迦寺虽然不复昔日的辉煌，但作为萨迦派的主寺仍是全西藏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学术重镇。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已故藏学家王森《藏传佛教发展史略》介绍，桑普寺原属噶当派，现为格鲁派寺庙。但是我们在桑普寺实地考察时发现，该寺与萨迦派的联系似乎更为紧密，不但非常推崇萨班，而且现在桑普寺的僧侣都在萨迦派系统中接受过学术训练。

回到拉萨，学者们也常提到萨迦寺。阿旺丹增告诉记者，萨迦寺是萨迦派的主寺，元代，作为量论大师的萨班开创了因明学的新阶段。西藏图书馆副馆长旦增则说，萨迦寺有大量的文物和典籍，比图书馆还多，号称“第二敦煌”。

这个学术重镇深深吸引着我们，记者一行决定去萨迦寺拜访。

从拉萨南下，再沿雅鲁藏布江西行，过日喀则后，从仁达村进萨迦河而行，不久就到达了萨迦寺。

萨迦寺分为南北两寺。南寺位于山下平地，海拔约4300米，高墙大院，壁垒森严，建筑年代晚于北寺，1268年由元代国师八思巴修建，在元代曾是全藏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北寺位于后山腰，海拔更高，大约4500米，主体已成废墟。我们意外地发现，萨迦北寺和桑普寺一样始建于1073年。萨迦寺虽然不复昔日的辉煌，但作为萨迦派的主寺仍是全西藏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学术重镇。

南寺大殿右侧的普巴康，布局庄重，靠墙的书橱装饰华丽，里面整齐地叠放着许多经卷典籍。正在清扫地面的索朗益西停下来向我们介绍，殿内有萨迦派最重要的两大法王萨班和八思巴的大铜像，而居中供奉的文殊菩萨塑像是由萨班大师亲手制作的。

记者气喘吁吁地爬上北寺废墟的最高点，居高临下，俯瞰两寺。山下狂风呼啸，卷起沙尘，直接扑入南寺，当年的僧侣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学术中心，真是令人惊讶。

1244年，萨班就是从这里出发，携带幼年的八思巴、恰那多吉两个侄子前往凉州（今武威）。1247年，他凭借惊人的政治智慧，与阔端进行历史性的凉州会谈，向全藏发布了《萨迦·班智达致西藏众僧俗的劝导信》。凉州会谈以和平方式正式完成了西藏纳入元朝版图的历史事件。

在萨迦寺，我们想起一个传奇人物——在这里成为藏传佛教高僧的南宋慈帝赵昀。

元灭南宋后，赵昀被送到萨迦寺出家，法名为“合尊法宝”。他学习藏文，精研佛法，作为翻译家



的他还和《因明正理门论》的第一个藏译本有关。

《因明正理门论》是汉传因明的重要文本,根据虞恩、杨化群等因明学家的研究,该书第一个藏译本由汉僧胜藏主和度语教童所译,并经汉僧法宝校订。这个汉僧法宝就是赵鼎。也许,赵鼎在萨迦寺校订《正理门论》(藏文译本中无“因明”二字)是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之间最早的交汇点之一。

可惜我们在萨迦寺已经寻找不到这位汉族帝王兼藏传佛教译师的遗迹,也许,萨迦寺那数量惊人的文献宝藏中还掩藏着与他有关材料。

扎什伦布寺格鲁派大寺

扎什伦布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寺院之一,是历代班禅大师的驻地。

扎什伦布寺也拥有悠久的因明学(量论)传统。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格鲁派历史上的两位量论大师克珠杰、根敦珠巴都与扎什伦布寺密不可分。克珠杰和根敦珠巴是宗喀巴的两大弟子,分别被迫认为一世班禅和一世达赖。扎什伦布寺是1447年由根敦珠巴创建的,四世班禅扩建后,该寺成为历代班禅驻锡的主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藏族学者桑德告诉记者,格鲁派继承了由桑普寺的恰巴·却吉僧格创立的经典学习与辩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又有所发展,而各大寺都有自己的学制特点。在扎什伦布寺,僧侣首先学习因明《摄类学》这样的初级课程,经过因明基础理论的系统学习,掌握因明学的逻辑思辨形式等,在辩经中反复磨砺,不少僧侣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辨能力。通过答辩考试的僧侣升入中高级学经班,再依次学习《释量论》、《观庄严论》、《中观论》、《俱舍论》和《律宗论》等五大部论。

当我们走进扎什伦布寺措钦大殿,院内传来一阵奇怪而美妙的“唵嘛”声。嘈嘈切切,错杂顿挫,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原来措钦大殿前的天井边是讲经场,僧侣们正在进行辩经日课。讲经场大约五六百平方米,周围回廊有三层,每层都有许多来寺里敬拜上香的藏族信众在围观。

院子的正中立了一杆高大的经幡,时间已过晌午,灿烂的阳光斜射在院落里。地上铺着氍毹毯,面前摆着酥油茶。僧侣们分成若干组辩经,每组少则两人,多则三五人。

由于不懂藏语,记者到讲经场内挑了一个角落,随意观看某一组的主客论辩。一个僧人坐下来休息,喝了一口酥油茶,自报家门名叫扎西。扎西与我们攀谈了几句,然后看别人辩经,偶尔为我们解释几句。

在因明辩经的“立宗辩”中,坐着的僧侣是提出观点的一方。作为提问者,他盘膝而坐,由于迎光而眯缝着双眼,简洁地回答。

站立的僧人是提问者,背对阳光,手舞足蹈,咄咄逼人。他常常右掌高举,击打左掌,在清脆的击掌声后提出问题。念珠有时擎在手里,有时挽在肘部。站立者的脚步灵活,在双方交锋之后,扭头退开几步,然后返身迎面疾步过来,继续提下一个问题。偶尔也原地伫立,手捋下巴,沉吟片刻。

在北边回廊的正中是班禅大师的法座,这是历代班禅大师讲经说法的地方。法座四周缠系着洁白的哈达,法座上供奉着大师的黄色法衣。“去年班禅大师还曾经到这里,看我们辩经。”扎西高兴地说。

看我们对因明学颇有兴趣,扎西和我们谈起了学问。“我们要学习很多年,依次学五大部论,《释量论》就要学6年,我已经学了很多年了,觉得还没有学到多少。你们年纪已经大了,学不成了。”扎西戏谑道。

突然间,法号长鸣,场地里的僧侣都停下来,辩经结束了。大家开始收拾物品,纷纷将地上的氍毹毯卷起来,放到袋子中。几个小僧侣也跑过来帮忙,他们年纪还小,但是看来也很喜欢每天辩经的时刻。

无论是印度因明还是汉传因明,作为佛家逻辑,更多的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学问,而在藏传因明中,藏族同胞独创的辩经又赋予其一种艺术美感,成为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藏传因明后继有人

作为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藏传因明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梳理、分析、比较，展开深入研究。

在西藏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古籍展厅，有因明学的专题橱窗。

据介绍，橱窗左边为陈那的《集量论释》藏译本，右边为法称的《释量论》藏译本，后面分别为陈那和法称的画像唐卡。画像中的陈那右手伸出，左手挽着念珠，似在辩经，大概唐卡画师是按照今天僧侣辩经的动作来绘制这位因明大师的形象的。

站在橱窗前，我们立刻感受到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巨大分野之所在——因为《集量论释》和《释量论》这两本著作都是古代汉传因明里没有的，而在藏传因明中，它们是最为重要的原典。不但如此，古代藏族学者还翻译了陈那、法称的几乎所有因明学著作，由此发展出体系完整严密的量论，因此，许多藏族学者认为这门学问应该就叫量论，而不应称为藏传因明学。

那么古代藏族学者留下了多少与因明学有关的藏文历史文献呢？西藏大学教授阿旺丹增告诉记者，根据他的统计，历史上，藏族学者从印度梵文翻译为藏文的因明学著作有上百部，其中有的是小册子，有的是篇幅很大的巨著。而藏族学者自己撰写的因明学著作有近60部。青海民族大学教授祁顺来告诉记者，据他估计，与量论相关的著作有上千本。这些论著和译著是一笔很大的学术遗产，还需要继续梳理和研究。

除了藏文文献，西藏还有大量的梵文因明学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培育告诉记者，根据编订的梵文贝叶经目录，虽然不知具体内容，但是可以发现有许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因明学材料，希望藏传因明和梵文领域的研究者能够组织力量加以整理和研究。

那么因明学对藏族普通公众有什么影响？阿旺丹增认为，“在历史上，西藏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有很大的区别，传统上寺院培育的主要是精英文化。僧侣们学习因明学很多年，尤其是取得格西学位的僧侣具有极高的思辨能力，但是因明学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影响则很有限。”

目前，西藏大学、西藏社会科学院都已经形成了因明学研究传统，中央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院校也都有较强的藏传因明研究力量。由于早期的因明教师大都是寺院培养出来的，因此现代大学的因明学传统是从传统寺院的因明学传统发展而来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学术传承体系。阿旺丹增是西藏大学最早一批学习因明学的学生，到现在已教授因明学26年了，他告诉记者，“我们正在编写新的更适合大学教育体系的因明教材，以代替原来一直使用的寺院里的《摄类概要》这样的因明启蒙书”。

在今天的西藏、青海等藏区，藏传因明在现代大学和传统寺院里都传承有人，尚无断绝之忧。

一本书的学术史：《因明大疏》和汉传因明的1400年

曾江 陆航

汉传因明有三本核心原典，即印度学者陈那撰写的《因明正理门论》、商羯罗主撰写的《因明人正理论》，以及玄奘弟子窥基撰写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本报记者由《因明大疏》楔入学术史，在西安拜谒兴教寺和基师塔，在南京访寻刻经处和内学院，为您记述汉传因明学术流变的一个千年断面。

北海西侧，郁郁葱葱，碧瓦参差。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阅览室内，殿堂高阔，光影柔和，桌案舒展，书香四溢。

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个蓝色匣子，记者打开桌前的白炽灯，明黄的灯光洒满桌面。从匣子中，记者抽出一套两册的《因明入正理论疏》。

这是金陵刻经处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黑口，单鱼尾，共八卷，行距疏朗，字体清晰。

《因明入正理论疏》是汉传因明的核心文本,可以说,这是了解汉传因明 1400 年历史的一把钥匙。

记者意外发现,这本国图藏本的封面封底均有墨笔题记“吴承仕”。

原来这本书的原主人是章太炎弟子吴承仕。展卷浏览,看得出来,吴承仕的阅读,认真仔细,不但句句读终卷,而且批注连篇,还不时有问号。在书的最后一页,吴承仕写下了他读完的题记:“略过目,未通达。”

国学大师章太炎是近代因明学名家,和刻经处、内学院有密切联系。根据题记时间,吴承仕读此书是在 1917 年,正是他拜章太炎为师之后两年。读《因明大疏》应是受章太炎的影响。

没想到在这里,还没启程的记者就和章门师徒的一段因明学术因缘相遇。由此可侧面看出,近代学术史上因明学曾具有的影响力。

记者从国图出发,踏上汉传因明学术之旅。

在汉传因明的发源地西安

5 月的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正在浐河、灞河岸边举行,繁花似锦,游人如织,三秦人民正努力把西安建成一座国际现代大都市。

而 1400 年前的盛唐时期,长安已是真正的国际大都市,各种文明在这里交融。不但如此,当时的长安还是著名佛学学术中心,形成了慈恩宗、华严宗、三论宗、净土宗等一系列中国本土的佛教学派。

走进西安南郊的慈恩寺,梵乐悠悠,香火兴盛,雄伟庄严的大雁塔屹立寺中。寺前玄奘大师的塑像,手持锡杖,岿然肃立,表现了他当年发愿西行求法的形象。

当年著名的佛学重镇慈恩寺,今天是一个宗教场所和旅游景点。

7 世纪,玄奘大师历经千辛万苦,前往印度,遍访名师,在当时的印度佛学中心那烂陀寺,师从陈那再传弟子戒贤法师精研因明,最终成为名动五印的高僧。

回到长安后,玄奘在慈恩寺等寺开设译场,大量翻译佛经,并创立学派——法相唯识宗。

647 年,玄奘法师翻译陈那的《正理门论》;649 年,又翻译其弟子商羯罗主的《入正理论》。原书均没有“因明”二字,都是玄奘加上的。

玄奘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纷纷给《因明入正理论》撰写注疏,也由此开始了汉传因明。其中最有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玄奘大弟子窥基大师撰写的《因明入正理论疏》,被后世尊称为《因明大疏》。

在敦煌文献中,发现有若干因明学重要文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剑英对此做了开创性研究,他告诉记者,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有两种,即文轨的《因明入正理论疏》和净眼的两种因明写卷。这些新材料拓展了学术界对慈恩宗因明学的了解。

离开慈恩寺,我们驱车前往位于西安南郊的大兴教寺。

玄奘圆寂后,最初安葬在白鹿原上,后来唐高宗诏令迁葬在少陵原南缘,并修建了大兴教寺。玄奘的两大弟子窥基、圆测去世后也相继被安葬在这里,这里成了法相唯识宗的祖庭。至今,玄奘师徒三人的舍利塔仍在这里。

寺里的宽航法师接待我们,并介绍了大兴教寺的发展情况。

走入寺西的慈恩塔院,玄奘塔位于正中,其余二塔较小,分在左右。窥基塔青砖细密,叠涩出檐,共三层,第二层正中书“基师塔”三字。圆测一系因明之学失传,窥基一系是玄奘汉传因明学主流。

站在大兴教寺前,纵目四望,遥想当年,樊川八大寺院散落在秦岭南麓一线,学者辈出,学派林立,建立了中国本土佛学。中国佛教八宗一半以上的祖庭在这附近,一座座风光优美的寺院成为学风丕振的学术重镇。



然而好景不长,各宗派随着时代变迁相继衰落。尤其是因中国因明学与唯识学关系密切,慈恩宗的衰落直接导致因明学从宋代到清代成为绝学,直到近代唯识学的复兴,因明才与之并兴。

因明在近代复兴的起点:金陵刻经处

新街口是南京最繁华热闹的商业中心,但在这闹市中隐藏着一个南京的重要文化地标——金陵刻经处。

走进金陵刻经处,绿树掩映,曲径通幽,江南小院,令人心旷神怡。

研究金陵刻经处多年的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研究员吕建福告诉记者,金陵刻经处由杨文会居士创建于1866年,这里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贡献巨大。他向我们介绍了刻经处近150年的发展历程。

提及国图的《因明大疏》系金陵刻经处版本时,吕建福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金陵刻经处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已被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刻经处从5月初开始维修经版楼,12万多块经版都已被转移到临时库房。

记者提出是否可看一看《因明大疏》光绪二十二年原始经版时,吕建福不无遗憾地说:“在维修前,经版编号清晰,很容易找到。现在集中转移后叠放在一起,不能将《因明大疏》的原始经版取出来。”

杨文会居士塔位于金陵刻经处一个庭院中,正是他从日本带回《因明大疏》,开启了汉传因明的近代学术史。关于此事,在光绪刻本《因明大疏》书末,署名“慈恩后学松岩”的跋里写道:

此土失传,盖在元季兵燹,自明迄今,五百余年,几若广陵散泯,绝无复翼闻矣。……客春,本局仁山杨君初由东瀛取回,出示于岩,拜读之下,喜不自胜。迺募资鏤校经板,亟亟流通,以公众好。

从支那内学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因明学术因缘

支那内学院与金陵刻经处是关系密切的两个学术机构。内学院是欧阳竟无大师1922年创建的,系由金陵刻经处研究部扩展而来,1952年停办。内学院有许多方面的成就,因明学只是其中之一。欧阳竟无弟子吕澂对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都有精深理解,是近代成就最高的因明学家之一。著名因明学家虞愚的因明学也出自内学院。

内学院旧址在南京花园路一带,今已不存。现在的重庆江津有支那内学院蜀院遗址,系内学院抗战时期内迁旧址。对于这个近代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学术机构,南京似乎应建一块内学院的纪念碑。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杜继文告诉记者,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佛学大师,吕澂一直受到学术界尊敬。1961年,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吕澂在南京开设佛学研究班向学生讲授佛学,哲学研究所张春波、内蒙古大学杜继文(后调入世界宗教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高振农三人参加研究班,吕澂的学生谈壮飞被调来担任助教。之后,吕澂讲课内容被整理成笔记,谈壮飞整理了《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张春波整理了《因明入正理论讲解》。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动因明学事业发展时,与内学院有关的几位学者发挥了积极作用。1983年,因明学研究工作小组成立,张春波加入其中,当时吕澂先生年事已高,后来虞愚的加入大大加强了汉传因明研究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培育是当时因明学研究工作小组组长,他告诉记者,当时正是张春波积极推荐,虞愚才以73岁高龄被调入哲学研究所,传为学术佳话。在哲学研究所的8年是虞愚一生中最快的8年,他不但著书立说,培养了我国第一个因明学硕士,还开设了多期讲习班,现在国内许多因明学家如燕山大学教授、因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忠义,复旦大学教授郑伟宏等都曾得益于这个讲习班。

回到北京,记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因明学相关论著。专著有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

(1926)、陈大齐的《因明大疏蠡测》(1945)、南京大学博士黎耀祖撰写的博士论文《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之研究》(2006)、郑伟宏撰写的《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2010)。

可见,近百年来《因明大疏》作为汉传因明的核心文本仍得到反复梳理和分析,至今凡研究汉传因明的学者亦概莫能外。

因明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曾 江

对于我国的因明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培育一直保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刘培育与因明学有着不解之缘,是许多学术活动的实际组织者,至今仍在藏、汉因明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抢救因明座谈会”共有七人参加,如今有的学者已仙逝,有的与因明学已疏远,而刘培育依然在因明学的学术田野中辛勤耕耘。在哲学研究所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后,刘培育又将赶往南开大学,参加该校因明学和逻辑史专业博士毕业生的论文答辩。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30年来,您全程亲历了我国因明学的发展历程,请您简要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期抢救因明学的情况。

刘培育: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因明学列为“特殊学科”(即绝学)之后,回顾这段学术史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明学发展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学术核心单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1年,我们组织抢救因明学工作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各所研究工作涉及因明学的屈指可数。少数对因明学造诣精深的学者如吕澂先生年事已高,基本不能开展研究工作。1983年,在敦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因明学会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

那个时期,大部分学者对因明学了解甚少,我也是从那时开始进入因明学研究领域的。当时,有两位学者分别对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位是虞愚先生。虞愚在支那内学院时期就学习因明,他调入哲学研究所后,开始了第二轮学术盛期,著书立说,举办了多次与因明学相关的研习班,培育了不少人才。另一位是杨化群先生,他曾在色拉寺学习因明,藏传因明学问很深。他们为我们系统地介绍了藏传因明的学术源流和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我国因明学研究的现状如何,如何看待被称为绝学的因明学?

刘培育:我国因明学研究有自己的学术组织——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有一批坚持做研究的学者,建立了完整的教学培养体系,有定期的学术会议,有学术交流的学术刊物,整体发展较好。

国内进行因明学研究的大概有十多个人,其中60岁以下的只有六七个人,还是存在隐忧的。但工作中涉及因明学的学者则稍多。

在学术会议方面,自第一次全国因明学会议之后,1989年举办了第二次全国因明学会议,主题是藏汉因明学术交流。2006年,在杭州举办了首次国际因明学会议。此外,2007年到2010年之间,在西宁、兰州、呼和浩特、洛阳分别举办了全国因明学会议。现在基本每年都能举办一次全国因明学会议,这为学者们提供了稳定的交流平台。

目前,复旦大学、西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燕山大学等高等院校都开设了因明学课程,有的可以培养硕士、博士。还有一些高校,如南开大学的逻辑学专业也在培养因明学博士。

自200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因明列为绝学以来,国内学术界的反响都很好,很多朋友都告



诉我,为此感到振奋。这对中国因明学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我们有责任延续这个学术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目前因明学应该重点研究哪些内容?

刘培育:目前国内因明学工作者还是很少的。因为人少,当抓重点。关于目前因明学研究,我个人觉得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这是我的一孔之见。

其一,汉传因明方面。经过多年的梳理研究,我们对汉传因明的文献已经比较清楚了。在文献研究之后,研究汉传因明的逻辑思维究竟是怎么样的?对它该如何评价?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分析因明学中有哪是活的、有用的,有助于提高现代人的逻辑思维。

近年来,我们很重视逻辑思维和素质教育的问题,逻辑思维素质是最重要的思维素质之一。哲学研究所已故研究员周礼全认为,逻辑是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我认为,因明学在这方面也有它的现实价值。我现在常常考虑的问题就是因明学及其实践经验,在提高逻辑思维素质方面的价值。

比如《因明入正理论》中提出“三十三过”,这是该书整理的一些逻辑推理的错误,经过研究总结,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参考价值,值得我们注意。

其二,藏传因明方面,要继续加强量论尤其是法称之学的研究。从翻译为汉文的材料来看,量论中有许多关于认识论的内容,都值得深入研究,要吸取其中有价值的内容。

其三,在文献方面,从梵文贝叶经目录来看,里面有不少涉及因明学的材料,其中很多都是未知的。以前学者做过一些工作,今后还需要更多学者参与到这些工作中,不仅需要藏文、梵文、逻辑学等多方面的功底,更需要坐得住冷板凳。

其四,要加强对国外因明研究状况的了解。以前我们对此有一些了解,但是所知比较窄,也很零碎,认识很不完整、不全面。这方面需要加强梳理,要和国外学术界加强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今后加强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之间的学术交流,您有什么建议?

刘培育:我们一直很重视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研究界的学术交流。今后汉、藏因明之间的学术交流还要不断加强,并且要注意深入。

第一,关于学术会议。从1983年第一次会议起,就有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的学者代表参加,会议上也就因明和中国先秦名辩、西方逻辑进行了一些讨论。会议之后,我们去青海考察,在原青海民族学院、塔尔寺召开了座谈会,宣传加强藏传因明的研究。今后,在学术会议上还要加强双方的交流。

第二,关于合作研究。近二三十年来,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各自做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当前,要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综合性的研究课题。

第三,关于合作教学。藏、汉因明之间要互相学习。例如西藏、青海的藏传因明学者可以到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给因明学研究生讲课,双方的研究生也可以到对方的学校学习因明。在本科生阶段也可以展开相互交流。

总之,我认为现在到了藏、汉因明学者坐到一起进行碰撞、展开更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的时候了。

藏传因明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

曾江 张春海

在古代,因明是如何从印度传入西藏,并形成具有藏族特色的藏传因明的?在现代,因明又是如何从寺院里的传统学术发展成为现代大学里的学术研究的?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拉萨河边的西藏大学对阿旺丹增教授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多数人对藏传因明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藏传因明的发展历程?

阿旺丹增:因明学最早是在8世纪传入西藏的。经过历代藏族学者的共同努力,包括陈那的《集量论》、法称的《释量论》等经典,以及法上等多位学者的因明学著作都被翻译成藏文。

1073年,阿底峡大师的弟子俄·勒贝喜饶创建了桑普寺,讲授佛教哲学。后来他的侄子俄·罗丹喜饶从印度游学回来,在桑普寺讲学,包括中观、因明等学问。当时有两万多弟子,桑普寺和印度的那烂陀一样,成为有名的佛教学府。据我所知,俄·罗丹喜饶的《法称定量论的重点论述》是第一本由藏族学者撰写的因明学量论著作。

俄·罗丹喜饶的再传弟子恰巴·却吉僧格创立了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因明学制,如创立摄类学、编写课本、建立分班制、创立辩经规范等等。

萨迦派大师萨班也是非常重要的学者,他在很多领域的成就都很大,在因明学领域撰写了《量理藏论》等著作。

到14世纪,格鲁派兴起。宗喀巴大师自己只撰写了《因明七论入门》小册子。不过宗喀巴的重要弟子克珠杰、根敦珠巴等撰写了很多量论论著,成为权威著作,极受格鲁派后学推重。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奠定了现在格鲁派因明学的学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藏大学的因明学传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您是怎么进入因明学研究这个领域的?

阿旺丹增:回顾西藏大学的因明学传统,从1980年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有三代学者,其中有一个从寺院到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

我是1980年进入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的前身)的,是招收的第一批藏文专业本科生。当时招收了两个班,1981年从中选了15个人开始学习因明学课程,由于当时还没有这个专业,因此专门请了根敦顿旦、喜卫·曲吉坚赞、次旺、加措4位老师给我们讲课。

1985年毕业后,我留在因明学教研室。当时加上4位老先生,我们教研室一共有10个人。从那时起,我开始担任因明学的教学任务,到现在已经26年了,其间也担任过教研室主任。

除了因明学教研室,著名的藏传因明专家杨化群先生回到西藏后,也在西藏大学从事因明学研究,不过他一直在宗教研究所。由于他身体不好,并未教过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的叙述,是否可以认为,藏传因明在西藏大学实现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阿旺丹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以西藏大学为例,老一辈学者原来都曾是寺院的僧侣。4位老师都是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的,他们是西藏大学因明学的创始人。根敦顿旦老师当时已经65岁了,他是在哲蚌寺取得格西学位的;喜卫·曲吉坚赞老师和加措老师都是色拉寺的;次旺老师则是扎什伦布寺的格西。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都属于格鲁派六大寺庙之一,都是格鲁派的学术中心,它们的学制是整个格鲁派学制的典范。

与老师不同,我们在现代学术体系下,撰写专业论文,参加学术会议。不过,当年老一辈学者在大学里也受到影响,次旺老师也开始写论文和撰写专著。

当然,现在寺院里也有自己的因明学传承,和大学里的因明学研究共存。在藏传因明内部,大学和寺院的学术交流以后还要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近年来在从事哪些因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阿旺丹增:这些年,我继续坚持给本科生教授因明学,还作为硕士生导师带因明学的研究生。

我们原来一直使用的是寺院里编写的因明学教材,如《摄类概论》这类因明学启蒙书。这些教材是很好的,但是在大学里使用还是存在一些缺陷。现在我们4位老师正在合作编写因明学教材,由我主编,书名叫做《因明学概论》,将于2012年出版。当然以前的寺院教材也是重要的